

## 多面天皇与万世一系

○ 王永东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天皇拥有神性天皇、权威天皇、权力天皇等多重身份,既有政治属性也有宗教属性。其中神性是天皇本质属性,也是其权威和政治属性的来源和保障。日本将天皇制和神道教相结合,推进天皇神性构建。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为天皇介入政治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平台。日本自古以来“统”、“治”分离的政治传统,使得天皇避免了成为众矢之的,为其在政治危机来临时构建了合理、合法的退出机制。多年的宣传和日本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特点,使得民众习惯了天皇的存在并使之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这些环环相扣的因素,保障了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并使得天皇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天皇的巨大权威被右翼分子利用,为军国主义招魂。

〔关键词〕身份;多重性;万世一系;集体无意识;政治传统

日本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sup>〔1〕</sup>日本皇室最大的特色就是万世一系,时至今日依然拥有巨大的号召力,这种现象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而纵观历史,天皇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截然不同。天皇披有神性天皇、权力天皇、权威天皇等多重外衣,其多重身份与万世一系具有重要关联。中国皇帝同样具有多重身份,却更迭频繁。本文以天皇身份多重性为切入点,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多个角度,解析天皇身份多重性与万世一系之间的内在关联。

### 一、天皇身份的多重性

日本天皇身份属性有多种见解,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类:

---

作者简介:王永东(1982—),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在读,曾任日本高知大学客座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化。

### 1. 神性天皇

神性天皇是指其宗教色彩,任何君主都强调“君权神授”,日本也不例外,而且格外注重。为了使得天皇权威合法化、合理化,自政权确立之日起,便开始努力为王统披上灵光。<sup>[2]</sup>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中,由于时代的局限,人们靠天吃饭的意识比较浓厚,认为生产、生存依赖于神灵的恩赐和庇护,因而在日本产生了大量的人格神,并且被列入宫廷神谱之中。而太阳神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神,被当时所有氏族所供奉,于是就被奉为皇祖神。从神到人,必须有一个过渡,于是日本就编造了天照大神派子孙下凡指导神武天皇东征和建国的神话。<sup>[3]</sup>恩格斯曾指出:“中世纪的欧洲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任何形式——政治、历史、哲学都纳入神学范畴。因此,当时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社会活动都披上神学的外衣。”<sup>[4]</sup>一语道破古代皇权的本质。古代天皇作为最高的祭祀主持,通过“与祖先天照大神共进餐食,与最高神灵直接进行神灵交流,以此获得天照大神神灵附体,获得天皇权威,天皇被称为现御神”。<sup>[5]</sup>二战后,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从神格降为人格,但其在国民心目中源于其神圣的神性并没有打折扣,相反,在某些特定时期还得以增强。<sup>[6]</sup>可以说神性是天皇最耀眼的外衣。

### 2. 权威天皇

权威天皇主要指其在国家的地位和对国民的影响力而言。现行日本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对于日本人来说,所谓天皇就是自己之所以能活在人世的依靠,又是一旦需要时不惜粉身碎骨的动力源泉。<sup>[7]</sup>事实上对于天皇的研究在二战以前是禁止的,天皇的权威不容许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质疑和否定。二战以后,天皇的研究不再是禁区,即便如此,天皇拥有的威望依然毋庸置疑。天皇的权威主要通过主持祭祀和颁布诏敕来实现。<sup>[8]</sup>天皇总是站在威严的顶端,其能量深不可测。二战时,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本计划对天皇帝制进行彻底的民主化改造,废除天皇,但是在看到本准备血战到底的日本军人在听到天皇朗读投降诏敕后,自动放下武器,他意识到,天皇作为日本人的精神偶像,胜过 20 个机械化师团的作用,于是改变了将天皇作为战犯押上审判台的态度,天皇的权威由此可见一斑。

### 3. 权力天皇

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天皇制是统治人民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天皇作为权力拥有者,处于剥削日本人民的历史地位,天皇的万世一系是建立在人民万世一系的苦难基础之上的。<sup>[9]</sup>日本 1889 年颁布的日本宪法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明确规定了天皇的政治统治地位。加藤周一指出,现时的天皇制也与政治有关联:第一,君主的世袭制与政治民主是相矛盾的;第二,现时的象征天皇和过去一样,首先是政治统治权力的象征;第三,这种天皇制不仅作用于政治,而且作用于日本社会所有方面,构成日本集体的无责任心制度。<sup>[10]</sup>虽然日本天皇像中国皇帝一样亲掌朝政、大权独揽的时间较短,但是天皇本身并没有退出权力舞台,或多或少地参与或分享了最高权力。

综上所述,天皇从古至今,同时兼有以上三种身份,即兼有宗教性和政治性。而兼有宗教性和政治性是所有王权的特征,为何只有日本能够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保持万世一系呢?无论是在民智未开的过去,还是在当代,天皇自始至终保持着高支持率。战败后,关于是否支持保留天皇对日本民众进行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当时90%以上的日本人支持保留天皇。<sup>[11]</sup>1989年读卖新闻社的舆论调查显示,82%的日本国民支持天皇制。<sup>[12]</sup>奚欣华总结认为,目前为止共存在4种解说,分别是神说、弃权说、利用说、综合说。<sup>[13]</sup>笔者认为其中神说基于神性天皇的身份,利用说和弃权说基于权威天皇的身份,综合说基于上述三者身份的综合。历史告诉我们,共主的产生是多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中国皇权争夺也是血腥残忍,最终强者得天下,对前任皇帝必处之而后快。而日本也不缺乏强权者,尤其是幕府时代,天皇被架空而不被废除,强权幕府可以更迭,但弱权天皇却作为天下共主一脉相承。可见,天皇的多重身份对于其存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天皇的多重身份只是“表”,其背后还有“里”,必然有与其相呼应的潜规则的存在,才能支撑起神奇的万世一系。必须深入分析表象背后的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才能解开天皇身份与万世一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做到“表里”一致。

## 二、万世一系与天皇绝对神性的构建

### 1. 万世一系的解读

“万世一系”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治九年十月(1876年)制成的《日本国宪按》的“第一篇·第一章·皇帝”中的第一条:「日本帝国ハ萬世一系ノ皇統ヲ以テ之ヲ治ム」。<sup>[14]</sup>天皇万世一系是日本皇室的最大特色也是日本人的骄傲之一,媒体宣传当中也强调其一脉相承的传统。然而纵观日本历史,号称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皇位传承,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也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危机。

首先,就皇统而言,也发生过各种皇位争夺战,不过只是在皇室内部进行交替。比如苏我马子对崇峻天皇的当众斩杀、大友皇子和大海人皇子发生的壬申之乱、道镜试图篡位事件、南北朝对立等。

其次,曾面临继承危机。第25代天皇武烈天皇,膝下无子,在面临后继无人的历史关头,是改朝换代还是通过寻求天皇家族的远亲来维持皇统,日本选择了后者,在国内四处寻找天皇家族的后人,从遥远的越前迎来了应仁天皇的第五代皇孙男大迹王,完成了皇位的继承,被奉为26代继体天皇。

第三,天皇的废立,有的是禅让,有的是强权拥立,有的是自然继承,此外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众多女皇以及院政时代。

可见,所谓万世一系,一方面是出于对皇统正统性维护的需要,一方面是对天皇神性的夸大和渲染。

### 2. 天皇神性权威的构建

(1)宣扬万世一系的统治是神的意志。日本从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到当今125代明仁天皇,延续了一千多年。不仅如此,其血统还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天

照大神,进而追溯到天地形成时期的天之御中主神。天皇神性的重要基础就是假借神谕,具体地说是通过3种神器和3大神勅。3种神器指的是草薙剑、八咫镜和八坂琼曲玉(简称“剑、镜、玺”),3大神勅指的是天照大神的3条神谕。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sup>[15]</sup>天照大神派他的子孙来到人间,并赐诏勅,定3条规则,是为3大神勅(神勅是指神颁布旨意的文书),分别是:天壤無窮神勅、宝鏡奉斎神勅、斎庭稻穗神勅。

其中第一条神谕便强调了天皇的万世一系,第二条赋予了3种神器之一的八咫镜以神的意志,第三条指神赐予国民生存的食物。神意的权威超过了所有的民意,引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奠定了日本民族的神格意志。而且,假借神道来树立权威的荒诞之语却成为后世天皇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国家意志,并成为永恒不变的法律规范。比如:庆云4年(707年)元明天皇发布登基诏勅,明确将三大神谕确立为永恒不变的行为规范,并将之确定为国家法律。<sup>[16]</sup>

强调天皇和天照大神不仅血脉相连,灵魂亦相通。正如神勅中所写,日本将天皇之位称为“天日嗣”,其中“日”的意思即灵魂,因此“天日嗣”的意思是“继承皇祖神之灵魂”。三件神器之一的八咫镜,也被视为皇祖神附体,拜八咫镜如同拜皇祖神,至今仍供奉在伊势神宫。

日本皇室曾有“剑璽御動座”祭祀规则,指当天皇外出超过一天时,必须有随从人员双手捧着三件神器之一的神剑追随左右,以象征天皇与神器(皇祖神)同在。此仪式曾一直持续到1946年6月裕仁天皇巡幸千叶,之后便销声匿迹。但是二战后的1975年11月7、8日,裕仁天皇参拜伊势神宫的时候该仪式再次复活。

(2)利用神道教和传统民俗。日本是神道教、佛教等多重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有着与众不同的宗教信仰特性。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民俗、祭祀活动,一直持续至今,比如家庭的祖先信仰、村落的镇守、生产、氏神等小神社信仰。可以说民俗、祭祀活动已经成为日本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种存在。<sup>[17]</sup>日本历代天皇都试图将天皇作为宗教式的崇拜对象加以宣传,并通过各种民俗、祭祀活动相结合,将天皇崇拜作为一种民俗信仰,拜祭天皇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性的宗教活动,将天皇权威深深植根于民众心底。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神道国教化政策。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天皇的大规模的地方巡幸,让百姓感受到神的恩泽。明治天皇曾与1872年到1881年进行全国性巡幸,天皇所到之处,“家家户户供神酒、米饼相迎,宛如村社之祭典”,<sup>[18]</sup>迎合了当时民众“祈求神灵保佑现世利益”的民俗宗教观,利用了日本民众“现人神”信仰。

不仅利用民间习俗,还举办大规模的国家祭祀——“大嘗祭”。根据古代礼仪,“大嘗宫”由悠纪殿和主基殿组成,供奉稻米,这些稻米产自皇祖神指定的神田悠纪田和主基田。<sup>[19]</sup>“大嘗祭”中,天皇亲自向皇祖神朗读祭文,紧接着举办“真床追衾”仪式,将皇祖神的假人放在床上,呈侧卧状,天皇也在边上侧卧,以

求与皇祖神同在。<sup>[20]</sup>

祭主也是体现天皇权威的一个重要身份。古代天皇作为最高的祭祀主持，在大型祭祀活动当中，通过“与祖先天照大神共进餐食，与最高神灵直接进行神灵交流，以此获得天照大神神灵附体，获得天皇权威，天皇被称为现御神”。日本是神道教为主要的国家，自古以来宫中祭祀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明治41年（1928年）制定的“皇室祭祀令”，将祭祀分为“大祭”和“小祭”，并界定了“大祭”的范围及日期，分类如下：

元始祭（1月3日）、纪元节祭（2月11日）、春季皇灵祭（春分の日）、神武天皇祭（4月3日）、秋季皇灵祭（秋分の日）、神尝祭（10月17日）、新尝祭（11月23日-24日）、先帝祭、先帝以前三代の式年祭。

在这些“大祭”当中，关于祭主，“皇室祭祀令”第8条规定，大祭由天皇率皇族以及官僚举办，由天皇担任祭主。而像日本天皇这样享有最高的召集权和祭祀权，英国国王、罗马国王是不曾享有的。<sup>[21]</sup>

武心波指出，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本质上所具有的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某种特殊的本质，决定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依然没有摆脱十分落后的氏族政治的范式，日本的民族认同方式是基于落后的氏族政治之基础上的，即往往通过神道教仪式和氏神的介入来完成。<sup>[22]</sup>

综上所述，皇室祭祀的最高祭神是皇祖神，即太阳神；各种祭祀当中最权威、规模最大的就是皇室主办的“大尝祭”，在重要的祭祀中由天皇充当祭主。天皇通过这样大规模的祭祀，仔细策划每一个祭祀细节，试图以假乱真，让人信以为天皇真的在和皇祖神交流，将神道和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宣扬君权神授，强调皇室出身的高贵和神圣。同时，天皇充分利用日本人信仰神道教的特点，将天皇信仰和崇拜纳入宗教范畴，使天皇崇拜具有了大众性和宗教性的特点，这是天皇制能够存在的民众心理基础。而经过如此包装，天皇的神性形象在民众中深入人心，神性天皇是其众多身份中最耀眼的，也是保证其权威和权力的基础。

### 三、日本的政治生态和政治传统

#### 1. 政教合一和神事优先的传统

在日本，政治的“政”读作「まつりごと（祭事）」，可见，天皇政治始于祭祀，终于祭祀，这是日本建国以来的基本传统，即政教合一。从大和朝廷到大化革新后的律令制时代，再到将军掌权的幕府时代，乃至战后的君主立宪制，政教合一的传统从未改变过。<sup>[23]</sup> 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期间顺德天皇（1210-1221）曾在《禁秘抄》当中写到：「凡そ禁中の作法は先ず神事，後に他事をなす」。<sup>[24]</sup> 虽然幕府时代的天皇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权力，甚至于曾经一度连发布诏勅的权力都被剥夺了，但即便如此，天皇依然拥有祭祀权、征夷大将军的任命权等象征性权力。由此可见，源于天照大神的神性获得了超脱于政治之外的相对独立的存在，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政教合一和神事优先的传统，使得政治

被掩盖在了神事之中,即使出现政治问题,有天皇的神性外衣为其自身安全提供保护伞。

## 2. “统”、“治”分离的传统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统”、“治”分离的传统,这里的“统”指的是权威,“治”指的是权力。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天皇的职责包括神事,也包括政事、军事。日本的天皇制源于中国,期间也经历过所谓的诸多变化,最终形态却与中国的皇帝制度差别很大。日本律令制之前被称为“大王”,随着国家的统一,在与中国等周边国家交往过程中启用“天子”、“陛下”、“皇帝”、“国造”、“国帝”等,直到近代以来,“天皇”称谓才渐渐固定下来。“天皇制”一词也并非古来有之,“天皇制”最早出现在昭和(1926 - 1989)初期,当时是作为日本共产党引进马克思主义时的用语,现在专门指日本独特的君主制。<sup>[25]</sup>在反对幕府斗争中,拥皇派进行了以天皇为绝对核心的近代天皇制的构建,但日本民众已经习惯于天皇远离权力的状态,甚至还引发了起义和暴动,因为他们担心天皇掌握绝对权力,是对政治传统的破坏。

(1)古代日本。“统”、“治”分离的传统古已有之,权威与统治权力的分离在日本的历史故事中也能够追根溯源。日本书纪记载,<sup>[26]</sup>日本在进行全国统一的战争中,大和国已经基本统一全国,只剩下最后一个部族——出云部族尚未归顺。当时统治出云的是兄弟俩,哥哥振根负责祭祀,拥有象征神权的“神宝”,弟弟负责管理部族,行使实际权力。有一天乘着哥哥外出之机,弟弟将“神宝”献给了大和国。哥哥回来后,发现神宝丢失,便发布“神意”,号召部落民众杀了弟弟。最后大和国派武力征服了出云,完成了全国统一。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哥哥不执行实际权力,但是拥有神器,可发布神意,拥有最高权威;而弟弟拥有权力,却没有权威。

大和政权时代,当时处于奴隶制社会,氏族实力强大,当时的政权形式是由强大氏族的首领组成的联合政权,天皇更像是今天议会的议长,负责召集会议、主持祭祀,拥有形式上对氏族长的任命权。天皇不能直接向子民发布命令,而是首先向氏族长发布命令,然后再由氏族长向氏族成员下命令。<sup>[27]</sup>日本氏族政治的特点对日本影响深远,三省六部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实施时间不长便处于无法实施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的氏族利益远比中国更为强大。<sup>[28]</sup>

大化革新(645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律令制政权,是天皇权力的鼎盛期,虽握有大权,但从形式上看天皇也是统而不治。比如推古天皇政权,当时推进的改革主要是由圣德太子推动的。初期掌握实权的是皇太子和大臣,天武天皇在位14年,一个大臣也没有任命,但是重要的职务都委任皇子和诸王担任。<sup>[29]</sup>

之后进入摄关政治(794 - 1085)时代,皇权旁落,摄政与关白垄断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和职位,甚至天皇的任命。摄关政治的实质是外戚专权,其中最著名的藤原家族,利用与天皇联姻,强化和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仅藤原一家便当政100多年。

为了对抗摄关政治,夺回权力,有些有志天皇也进行了种种抗争,并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特殊的院政时代(1086-1192)。所谓院政时代,是指天皇成年后为了摆脱摄政与关白的控制,退位当上皇,将皇位传给他人,成立院厅,发布院宣,其权威超过天皇。<sup>[30]</sup>所以,院政时代其实存在两个权力机构,即院政和摄关,斗争一直在延续。院政政治的实质是天皇不甘心大权旁落,试图抢夺权力的政治形式。

随着班田制的瓦解,庄园制经济发达起来,武士作为独立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镰仓幕府的成立,开创了延续六百七十多年的幕府时代,也开始了日本历史上“公武时代”,即名义上最高权威的天皇政权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幕府政权并存的时代。

(2)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天皇被维新派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宣扬王政复古,被推上了政治权力前台。但是日本当时实行“大臣助言制”,即天皇不负责任具体的政策制定,所有的政策应该由内阁集体制定,然后报天皇批准。当时日本还规定了“君主无答制”,即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规定大臣承担一切责任。既然政策由大臣制定,责任也就必须由大臣来承担,“君主无答制”从另一个侧面回应了“大臣助言制”中的天皇地位。换言之,也正是天皇这种超然的地位使得天皇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能够全身而退。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将天皇对全国的统治称为“知会”,即通过传递神的旨意实现执政意图。日本当时受到中国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国君对于国民来说,仅仅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存在,国民也没有被统治的意识。<sup>[31]</sup>中国古代尧的事迹在日本流传甚广,备受推崇,被认为是理想的治理范式。<sup>[32]</sup>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没有封建专制独裁的历史基础。换言之,因为大多数时期的天皇没有实权,使得天皇没有成为众矢之的,也就为天皇万世一系增加了安全系数。

### 3. 集体无意识的民族特性

二战后日本国民对待天皇的态度如何呢?对现行的“象征天皇制”一直稳定地维持着较高的支持率,战后40年来日本社会对于现行天皇制支持态度的大体上维持在80%的水平上。与此相对,主张废除天皇制的则在10%上下。<sup>[33]</sup>战败后,关于是否支持保留天皇对日本民众进行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当时90%以上的日本人支持保留天皇。1989年读卖新闻社的舆论调查显示,82%的日本国民支持天皇制。因此,朝日新闻评论说:战后40年,“象征天皇制”已扎根于国民意识之中。

2008年日本放送协会(NHK)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70%的国民表示对天皇关心,25%的国民对天皇不怎么关心,5%的国民表示对天皇完全不关心。但同时调查显示,92%的民众表示支持天皇制,8%的国民表示希望废除天皇制,6%的国民表示希望赋予天皇政治权力。<sup>[34]</sup>从数据中发现一组奇特的现象,即对天皇本人表示关心的人只占到70%,但是对天皇制表示支持的人却占到了92%。栗原彬<sup>[35]</sup>认为,大多数人支持天皇制,并不是基于历史知识,而是归结于

潜移默化的民众心理,基于无意识的心理习惯。日本的民俗学家赤阪宪雄曾提出过“土俗天皇”概念,即大众的天皇,表示天皇存在是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荷兰学者渥夫伦(Karel van Wolferen)<sup>[36]</sup>曾就日本社会的本质做过专题研究,他将日本社会当做一个系统,结果却发现这个系统让你无处下手,因为日本社会存在一个让你无法用语言表述而却无处不在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在一些特殊时期,比如地震、经济危机、战争等时期会被唤醒,迸发出惊人的民族能量。

日本学者菅孝行在论述天皇的最高形态时写道:

天皇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将天皇权威持续下去、并唤醒贯穿民众神经无意识的天皇意识……更是将一种人工的制度,打造成一种自然天成的形态,让其存在于民众意识当中。将本来并非人体自然意识的行为,塑造成人体的、无意识的行为,使之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而在这条意识神经当中,天皇就是最关键和最核心的中枢神经。<sup>[37]</sup>

可见,天皇制或者天皇的存在,正如朝日新闻社评论所言,已扎根于国民意识之中。这种国民意识,是集体无意识,已经成为日本人生活中潜在的或显性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和惯性对于天皇万世一系的延续有着重要的意义。

#### 四、结 语

天皇拥有神性天皇、权威天皇、权力天皇等多重身份,既有政治属性也有宗教属性。在众多身份当中,神性是天皇最本质的属性,也是其权威和政治属性的来源和保障。日本将天皇制和神道教相结合,通过祭祀活动、发布神谕,推进和加强天皇神性构建,使得天皇的神性成为一种民族意识。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为天皇介入政治提供了合理、合法的平台。而日本自古以来“统”、“治”分离的政治传统,使得天皇避免了成为众矢之的,为其在政治危机来临时构建了合理、合法的退出机制。同时,多年的宣传和日本民众的集体无意识特性的结合,让民众习惯了天皇的存在,天皇存在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日本民众不会也不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环环相扣的因素,保障了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并使得天皇继续存在下去。

正是由于天皇具有以上多重身份和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使得天皇能够身处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却游刃有余,历经沧桑,随遇而安,顽强地延续至今。天皇对权力并非无欲无求,甚至欲望强烈,在历史上也曾有过短暂的权力膨胀时期。但在民众心中,天皇主要作为象征性的、神性的存在,融入而又超脱于政治。一方面,天皇作为人格化的神和神格化的人,具有无上权威,无人能够取代也无人敢于取代。即便是战后的民主社会,天皇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团结象征,是国民意识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将长期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天皇极高的神性权威以及日本传统的政治文化使得天皇极易成为右翼分子的棋子,我们必须警



惕天皇的巨大权威被右翼分子利用,为军国主义招魂。

### 注释:

- [1]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76页。
- [2][29]黄焕宗:《试论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 [3][日]大森金五郎:《大日本全史(上)第一卷》,东京:富山房,1923年,第28页。
- [4]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2年,第46页。
- [5][21][日]小森義峯:《天皇と憲法》,伊勢:皇學館大學出版部,1991年,第56、38页。
- [6][日]新谷尚紀:《伊勢神宮と三種の神器》,东京:講談社,2013年,第46页。
- [7][日]渡辺久丸:《象徴天皇制と憲法》,京都:文理閣,1990年,第67页。
- [8]中央公論社:《世界の名著·60》,东京:中央公論社,1970年,第68页。
- [9][30][日]井上清:《天皇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8、9页。
- [10][日]加藤周一:《天皇制について》,《潮》1957年第12期。
- [11][26][日]和歌森太郎:《天皇制の歴史心理》,东京:弘文堂,1973年,第23、51页。
- [12][日]南博:《日本人论》,邱瑜雯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8页。
- [13][28]奚欣华:《结构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非制度性基础》,《世界民族》2011年第4期。
- [14][日]稻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东京:有斐閣,1978年,第292页。
- [15][日]中村元:《古代思想》,东京:春秋社,1974年,第256页。
- [16][日]田中卓:《律令制の諸問題》,东京:国書刊行会,1991年,第294-295页。
- [17][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 [18][日]遠山茂樹:《天皇と華族》,东京:岩波書店,1972年,第108页。
- [19][日]小野不由美:《丕緒の鳥》,东京:新潮社,2013年,第42页。
- [20][日]真弓常忠:《大嘗祭》,东京:国書刊行会,1989年,第76页。
- [22]武心波:《天皇制与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日本学刊》2007年第3期。
- [23][日]小森義峯:《天皇制の比較憲法的特色》,《憲法論叢》2005年第12期。
- [24]八木書店:《禁秘抄》,东京:八木書店,2013年,第322页。
- [25]大学教育社编:《現代政治学事典》,広島:プレーン出版社,1991年,第710页。
- [27][日]大川周明:《日本及び日本人の道》,东京:行地社出版部,1927年,第85-86页。
- [31][日]黒田俊雄:《中世の国家と天皇》,《岩波講座日本歴史中世》,1963年,第321页。
- [32][日]田村安興:《天皇親政体制の虚実》,《高知論叢(社会科学)》2012年总第104期。
- [33]施超伦:《现代日本人的天皇观及“象征”天皇制问题》,《日本学刊》1987年第4期。
- [34][日]加藤元宣:《平成の皇室観——(即位20年皇室に関する意識調査)から》,NHK世論調査部(社会調査),2009-10-30, [http://www.nhk.or.jp/bunken/summary/research/report/2010\\_02/100202.pdf](http://www.nhk.or.jp/bunken/summary/research/report/2010_02/100202.pdf)。
- [35]栗原彬:《現代天皇制論——日常意識の中の天皇制》,东京:岩波書店,2002年,第47页。
- [36][荷兰]渥夫伦:《民は愚かに保て——日本、官僚、大新聞の本音》,东京:小学館,1994年,第66页。
- [37][日]菅孝行:《天皇の最高形態とは何か天皇論ノート》,东京:明石書店,1986年,第15页。

[责任编辑:弘 亭]